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新  
語

校  
注



新編諸子集成

新語校注

王利器撰

中華書局

## 前言

元人胡助陸賈贊寫道：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sup>〔二〕</sup>

於陸賈行事之可考見者，作了全面的肯定。在胡助之前，楊雄法言淵騫篇寫道：

言辭：婁敬、陸賈。

李軌注：「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漢書刑法志寫道：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又陸賈傳贊寫道：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又叙傳上載班固答賓戲寫道：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三〕

又叙傳下寫道：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

師古注引李奇曰：「作新語也。」王充論衡書解篇寫道：

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有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

文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寫道：

相國鄼文終侯蕭何，……太中大夫楚陸賈，……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師古注：「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又潘安仁西征賦寫道：

陸賈之優游宴喜。

舉以與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以及蘇武、張騫、金日磾、司馬長卿、王



子淵、楊子雲、司馬遷、劉子政、劉子駿、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于定國、張釋之、汲長孺、鄭當時、終軍、賈誼等相提並論。又寫道：

或從容附會，望表知裏。

李善注：「謂陸賈也。」司馬貞史記索隱陸賈傳述贊寫道：

陸賈使越，尉佗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如上所述，陸賈之於漢家，風雲際會，有「定天下，安社稷」之功，然而位不過太中大夫，始終沒有列入功臣名次，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高作十八侯位次，以及漢高時候百四十七人，高后時十二人，孝文時十人，都未得廁身其間，難道亦如李少卿所說的「漢亦負德」嗎？嘗試思之，陸賈於漢王則爲客，繼於諸呂時即致仕，史、漢所表功臣，都以軍功論，而陸賈無軍功，與賈合傳之酈食其，史記載：「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漢書張良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這都是無軍功不當侯之的證。還有一事，和陸賈更爲有關的，就是「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



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sup>〔四〕</sup>。說項王歸太公、呂后，陸生說弗聽，而侯公說許之，相形見絀。事非軍功，然而，侯公因此得封平國君，而陸賈恐因此而終身難封了。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諸以客從而受封的，計有：呂澤、呂釋之、蕭何、王陵、張蒼、林執<sup>〔五〕</sup>、高邑、任敖、冷耳、劉襄等十人；與陸賈合傳之酈食其，亦以客從，說齊歷下，齊以爲賣己，把他鼎烹了，及漢定天下，猶封其子爲高梁侯。陸賈亦以客從，而未見封，何也？原來春秋、戰國以還，養客之風盛行，呂氏春秋觀世篇寫道：「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高誘注：「客，敬。」這件事又見於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雜上、新序節士篇，「客」都作「上客」。史記孫子傳：「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又樂毅傳：「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由於客之出現，於是相應而出現了客籍，戰國策楚策寫道：「汗明見春申君，……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客籍，明其非委質爲臣者比，故燕昭王先以客禮待樂毅，之後，樂毅乃委質爲臣。所謂客，其身份蓋在師友之間，僅有主客之誼，而無君臣之分。呂氏春秋舉難篇寫道：「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又察賢篇寫道：「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一則曰敬，再則曰禮，俱謂視爲上客，這就是高誘以敬釋客之故了。漢書枚乘傳：「乘久爲上國大賓，與美俊並游。」這更是陸賈致仕後游漢廷公卿間的寫照。陸賈蓋初以客從漢高，平天下而無軍功，其後，奉使南越，歸拜太中大夫，始登仕籍。呂太后用事，致仕家居，以此游公卿間。文帝時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去黃屋稱制，比於諸侯。陸賈兩使南越，俱爲太中大夫。案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祿大夫本注：「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這當是併下文太中大夫而言。陸賈兩使南越，先者後拜太中大夫，後者先爲太中大夫，即太中大夫掌應對，唯詔命所使之證也。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傳言「九能之士」寫道：「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寫道：「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



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蓋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登高能賦，謂壇坫之上，折衝尊俎之間，能賦詩以明志，故可以爲大夫。漢以太中大夫爲應對使者，蓋亦本之古義，與毛傳合，正義乃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若如所言，則與山川能說，有何區別？有以知其不然也。

新語，漢書藝文志未著錄，而諸子略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我認爲新語當在其中。兵書略兵權謀家，漢書藝文志著錄「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本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人禮也。」班志本七略成書，七略兩載者，班志省之，因而有所出入。劉奉世謂「種」當作「篇」，是。七略兩載，班志既省之，又復詳其出入，這都是爲了明辨學術流別。兵權謀家所省之陸賈，謂出之兵權謀而人之儒家，則所省的當爲十一篇；省併後之陸賈二十三篇，既有新語，又有陸賈兵法<sub>六</sub>，單不足以舉，故統謂之陸賈。漢志儒家又有劉敬三篇，劉敬亦嘗奉使匈奴，結和親約。又詩賦略陸賈賦之屬有朱建賦二篇。漢書以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sub>七</sub>合傳，雖本之史記之以酈、陸合傳，然而又有新的內容了。史記酈生陸賈傳贊寫道：「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世或以此



少之。今案：漢書酈陸劉叔孫傳贊也道：「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顏師古注：「縉紳，儒者之服也。」則謂陸賈諸人以儒者而從事辯說，這是戰國百家爭鳴的流風餘韻，孟子自稱：「予豈好辯哉！」史記鄒陽傳上書自明寫道：「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九又寫道：「挾伊、管之辯。」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寫道：「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然則所謂聖賢豪傑之士，也還是好辯嘛，辯那裏可以「少之」？何況辯也有所分辨呢！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篇。陸賈賦之屬，著錄陸賈賦三篇，若枚皋、朱建、莊忽奇、嚴助、朱買臣、劉辟疆<sup>(一〇)</sup>、司馬遷、嬰齊、臣說、臣吾、蘇季、蕭望之、徐明、李息、淮陽憲王、楊雄、馮商、杜參、張豐、朱宇之屬屬之，而以陸賈爲初祖。論衡書解篇寫道：「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己。」文心雕龍詮賦篇寫道：「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又才略篇寫道：「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進新語<sup>(一一)</sup>，其辨之富矣。」蓋陸賈賦之屬，是以說辭爲宗，和縱橫家言頗爲相似。漢書楊雄傳載雄解嘲寫道：「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



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閔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sup>(二二)</sup>又司馬相如傳贊載楊雄之言有道：「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楊雄賦是列於陸賈賦之屬的，陸賈賦如今是見不到了，然而，從陸賈新語的習用儷詞韻語<sup>(二三)</sup>，以及楊雄之一再強調「麗靡」，結合起來看，則於陸賈賦之爲賦思過半矣。

班固答賓戲寫道：

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班固言西漢學術，是把陸賈和董仲舒、劉向、楊雄相提並論的。王充論衡案書篇寫道：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生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王充者，「冠倫大才」<sup>(二四)</sup>，謝夷吾薦王充寫道：「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



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sup>〔二五〕</sup>作問孔、刺孟諸篇，歷詆古今，不稍假借，而獨於陸賈推許備至，至謂「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今陸賈書不可得窺全豹矣，就是從現存的新語加以考察，而知王充之言，不是言過其實。新語道基篇寫道：「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又寫道：「聖人防亂以經藝。」又術事篇寫道：「校修五經之本末。」又懷慮篇寫道：「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深。」又本行篇寫道：「表定六藝，以重儒術。」他鼓吹儒家經藝，想以此潤色鴻業，但又不像董仲舒那樣，暖姝於一先生之言，定儒術於一尊，有礙百家爭鳴，有礙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他在術事篇寫道：「書不必起仲尼之門。」陸賈其人，漢志人之儒家，而對於儒家的「尊師仲尼」<sup>〔二六〕</sup>，竟如此大放厥詞，肆言無忌。陸賈認爲制事之道，「因世而權行」<sup>〔二七〕</sup>，儒家也不過是九流之一家而已。王充指出董仲舒被服新語，謂「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於董仲舒頗有微辭，豈非以其把陰陽五行之說附會於儒家，如漢志所云「儒者之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嗎？陸賈之學，蓋出於荀子。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交傳：「交與申公受詩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即荀卿，浮邱伯即包邱子。蓋荀卿適楚，因家蘭陵。陸賈，楚人



也，與浮邱同時相善，因而聞風相悅，私淑（二）相聞，這是意料中事。因之，陸賈在新語資質篇寫道：「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鮑丘即包邱子，蓋陸賈與鮑丘游，因以得聞荀子之說於鮑丘，故其書有不少可以印證荀子之處。術事篇寫道：「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此即本之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節猶驗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說本王引之。同篇又寫道：「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此即荀子法後王之說也。荀子不苟篇寫道：「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又非相篇寫道：「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又儒效篇寫道：「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又王制篇寫道：「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法後王這一命題，實爲社會發展的真諦、文學遺產的精華。司馬遷於史記六國年表寫道：「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者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陸生在明誠篇寫道：「堯、舜不易日月



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此本之荀子天論，天論篇寫道：「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又寫道：「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這是偶合嗎？不是的，由於陸賈之於荀子，耳濡目染已久，從而借書於手，那就不啻若自其口出了。荀子還是穀梁先師，戴彥升陸子新語序寫道：

本書凡兩引穀梁傳，至德篇末「故春秋穀（下缺）」，似引傳說魯莊公事而缺其文。考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夫穀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爲孫卿門人，今荀子禮論、大略二篇具穀梁義，則荀卿穀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廢居楚，陸生楚人，故聞穀梁義歟？鹽鐵論：「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本書資賢（一九篇）：「鮑邱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鮑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傳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陸生蓋嘗與浮邱伯游，故稱其德行，或即受其穀梁學歟？辨惑篇說夾谷之會事，與穀梁定十年傳大同。至德篇說齊桓



公遣高子立僖公事，本穀梁閔二年傳。懷慮篇言魯莊公不能存立子糾，亦本穀梁莊九年傳。可徵陸生乃穀梁家矣。故所述楚漢春秋，向、歆人之春秋家。但輔政篇說鄭儋歸魯，至德篇說臧孫辰請羅，明誠篇說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今穀梁傳無此義。道基篇所引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今穀梁傳亦無此二語。彥升案：穀梁之著竹帛，雖不知何時，而出自後師。陸生乃親受之浮邱伯者，實穀梁先師。古經師率皆口學，容有不同，如劉子政說穀梁義，亦有今傳所無者，可證也。或乃以穀梁傳爲賈所不及見，既昧乎授受之原，且亦不檢今傳文矣。本傳言「時時前說稱詩、書」，而本書多說春秋，穀梁微學，藉以存焉。論語、孝經亦頗見引，蓋所謂「游文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二〇)者，生書有以當之。

今案：戴氏之言是也。其揭櫫陸氏爲穀梁學，尤微至。現在還可以補一事，以證成其說。道基篇寫道：「伯姬以義建至貞。」又寫道：「美女以貞顯其行。」伯姬事見穀梁傳襄公三十年，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云云。這是陸賈用穀梁



義。又明誠篇寫道：「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星辰日月，下至鳥獸草木昆蟲，□□鷓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尋穀梁春秋僖公十六年：「六鷓退飛。」傳曰：「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這也是用穀梁義。這些都足以證明穀梁未立學之前，民間早已傳授其書，而陸賈特其佼佼者耳。黃震道：「漢初諸儒，未有賈比。」<sup>〔三二〕</sup>當趙政焚書坑儒之餘，劉邦不重儒生溺儒冠之際，而陸賈進新語，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後來過魯，又以太牢祠孔子<sup>〔三三〕</sup>，以詩經爲訓以教的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高祖於魯南宮」<sup>〔三四〕</sup>。漢高對儒家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無疑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影響的。古文苑卷十載漢高祖手敕太子文寫道：「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漢高自道其昨非今是之所得，則陸賈啟沃之功，不啻若自其口出矣。黃震道：「賈庶幾以道事君者。」<sup>〔三五〕</sup>今從新語一書去考察，陸賈者，蓋兼儒、道二家，而爲漢代學術思想導乎先路者也。陸賈傳穀梁，私淑荀子，然於學術不專主孔氏，前舉「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一語，即其明證。故其書於輔政之後，即進說無爲。他寫道：「無爲者乃有爲者也。」大倡清靜無



爲之治。其精義所在，就是要求：人君在上而無爲，百官在下而有爲。蓋爲政之要，人不侵官，官不離局，陳力就列，各守其職，自然家給人足，安居樂業，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姜宸英黃老論寫道：

漢自曹參爲齊相，奉蓋公，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其後相漢，遂遵其術，以治天下，一時上下化之。及於再世，文帝爲天子，竇太后爲天下母，一切所以爲治，無不本於黃老，故其效至於移風易俗，民氣素朴，海內刑措；而石奮、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田叔、王生、樂鉅公、劉辟彊父子之徒，所以修身齊家，治官蒞民者，非黃老，無法也。（二五）

案：姜氏之言亦既有倫有脊矣，惜其不賅不備，僅及西京而止，不足以全面地考見黃老之學在兩漢之影響於政治生活和人民願望各方面，今試爲充其類而言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元和姓纂三十二皓：「老成子，賢人，裔孫老成方，仕宋爲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又云：「老城氏，或爲考城氏。考城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城子，幼學於尹先生。」案：今本列子周穆王篇作老成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荀子解蔽篇注：「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史記老子韓



非列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名家：「尹文子十篇。」容齋續筆十四引劉歆曰：「其學本於黃、老。」又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本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案：荀子正論篇引子宋子。太平御覽五一〇引嵇康高士傳：「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漢書楚元王傳：「劉德修黃、老術。」史記田叔傳：「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漢書田叔傳作樂鉅公，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同。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集解：「臣一作巨。」太平御覽五〇一引道學傳亦作樂臣公。作臣者，巨字形近而誤。史記曹相國世家：「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又見漢書曹參傳及前漢紀五。史記陳丞相世家贊：「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又見漢書陳平傳。前漢紀九：「直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史記、漢書直不疑傳都作「學老子言」。史記、漢書鼂錯傳：「鄧先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史記、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又見前漢紀八及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史記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漢書汲黯傳無「理」字。史記、漢書鄭當時傳：「當時好黃、老言。」史記太